

增補資治通鑑

第一函
十三冊

公南招祖
呈蓋

道使分行
州郡

張綱理喻

三荊州盜起以李固為刺史固到棘冠次無前釁與之更始賊帥自縛歸首固皆原之遣還相招半歲間餘烈悉降後為梁冀所憾徙固為泰山太守固亦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王午漢安元年秋八月遣杜喬周舉周栩馮羨樂巴張綱郭遵

劉班分行分部州郡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

驛馬上之墨綬以下千石六百石便輒收舉喬受命之部張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

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居同衡之任阿衡伊尹任也謂保其國如阿平其政如衡而

專肆貪叨仇害忠良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書奏京師震竦時

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

袁了凡曰張文紀理喻幼姪單車論賊剪當道之豺狼沿枯金之游魚可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杜喬至兗州表泰山太守泰山郡名今省入新泰縣屬山東濟南府李固政為天下

第一上徵固為將作大匠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

以張綱為廣陵太守

張綱寇亂陽徐聞積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綱獨單車詣嬰

張綱單車

嬰門軍壁之門以書論嬰請與相見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

請單門

嬰亂民非敵恩比

致公等懷憤相聚然為之者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仁德服叛

帥而縛歸降亦不可違貨也從來反

故遣太守來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

側不當多為受款之言所慢故綱破

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知其不可久今

未幾舉眾復叛明

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明白率所部萬餘人歸降南州

季於張獻忠諸州

輒以受撫為名自

晏然

問廣討守

朝歌張綱

守廣陵得

失何如

丁南湖曰

鄧騭惡虞詡命害以朝野之盜梁冀惡張綱而害以

冤獲罪於天而家門不增一口綱也徑詣賊壘慰勞數語不殺一人而萬賊歸降及綱死賊乃為之思喪或問二人得失何如

子曰謂以偽網以德偽則勞以拙故多殺而有免德則逸以休故不殺而自定

袁了凡曰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人豈能殺之余觀梁

長蓋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驟起事功彪炳各各因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蓋才全則運險為夷命在則因禍為福斯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憑勢役智以陷害人亦惑矣然則願真卿張鑑之死於賊世謂盧杞殺之也杞雖奸能自為子乎

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任峻冀州刺史蘇章膠

蘇章才弘故人

東相吳祐章為冀州刺史有故人為清河

郡名屬河東今恩州

太守章行部

巡按郡邑日行部

欲案其姦賊乃請太守為設酒殺陳平生之好甚歡太

我獨有

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三天

言倚庇覆也

章曰今夕蘇孺文

章字也

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

州境肅然

章意欲以敬象

唐仲友曰

公義私恩固當並行不相悖然章意蓋欲借以警象故舊之恩恐不如此又曰故人之可喻喻之使改行可

聖人無言而章有目

曰章得守

法奉公鼎

盡友直之

追

以親故受

汗穢之名

哭而以友

還曰注

掾私賦民錢市衣

進父因父言而自

首其事即實原其

情看其罪可耳仍

以表遺之民則何

寧事出好名不為

也不可喻勿與飲可也聖人無意章有意甚矣後世小人之薄於故舊者鮮不以章藉口君子無作俑哉

鄒九峯曰

君子之處世事在乎權其輕重以歸於義而已朋友相交固宜隱惡揚善規諭以成其德至於任君之職

義又重於執法姦賊之罪昭聞衆聽可以釋之而使改乎然其情有故諛從容於一飲之間庶幾得其誑誤或可開釋夫何二天一言直情已畢露矣可以中止乎哉守法奉公而曲盡友誼卓得之矣唐仲友譏其有意不亦過乎

曰吳祐政崇仁簡民不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

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自首具談父

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汗穢之名所謂觀過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

以衣遣之參政

吳祐遷膠東相政推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相爭訢者輒閉閣自責然後科行所訟以道譬之或身到

閭里重相和解自是爭訟者息吏民不欺

癸未二年

增孝廉為四科曰尚書令黃瓊以左雄所上孝廉專

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以

為四科帝從之

書法

前有試家法課牋奏二科矣今復增孝弟從政為四孝弟居四科之一則孝廉皆虛名也書甚議之

中常侍承帝命召太子恒事也种景即有所疑隨去可也而乃于劍當車

使侍御史种曷監其家

監護太子之家也

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

子

從宮中出迎

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曷乃手劒當車曰太

敵國無諾不俟之謂何史家方譽以爲臨事不惑可謂無識矣

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

死而已梵辭屈

不致對馳還奏之詔

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曷臨事

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羨者良久

鑑秋八月帝崩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梁太后臨朝

綱以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

鑑九月地震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曰皇甫規以梁冀并不

問皇甫規舟楫之唯

种曷臨事不惑

何如
君舟民水

乘舟操楫

鑿趾益高

順帝亦後
來之賢主

察周霍戒
鄧閭

疑專政諷其增修謙節對曰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
將軍兄弟操楫者也如其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
弛將淪於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安
固之道哉冀忿之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賀善贊曰

順帝之篇者書故莽楊震繼書朝太后又書赦虞詡
左雄善知貢珠書起太學書誅張遂中常侍書擢周

舉皆可紀者帝亦
後來之賢主歟

孝冲皇帝

諱炳順帝太子也
在位一年而崩

乙酉永嘉元年

春正月帝崩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子續皆

章帝曾孫蒜為人

嚴重動止有法公卿皆歸心焉而續年八歲李

固謂梁冀曰立帝

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若願將軍審詳大計

察周霍光之立

文宣戒鄧閭

鄧閭立殤帝閭
顯立比鄉侯

之利幼弱冀不從

人實乃私
門之物

天下咸申
治平

此等遂作
飛章

此跋扈將
軍

與太后定策禁中迎續出南宮即皇帝位慈熊歸國

發明其狼懷自幼其狼懷自幼辨違衆獨行是九五大寶乃秘門之物爾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為惡者一皆斥逐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

初順帝時除官多不以次固奏免百餘人此等遂作飛章言固離間近戚自隆友黨冀以白太后太后不聽

孝質皇帝諡續章帝元孫渤海孝王之子冲帝無嗣梁太后立之在位一年為梁冀所弒而崩年九歲

丙戌本初元年夏四月令郡國舉明經詣太學自是游學增盛

至三萬餘○帝少而穎慧常因朝會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

跋扈猶言強梁也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者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冀聞深

惡之使左右置毒於煮餅以進帝苦煩甚召李固固入前問帝曰

食煮餅腹悶得水尚可活冀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崩固伏

屍號哭推舉推窮詰也舉案劾也侍醫議立嗣固與胡廣趙戒先與冀書曰

先世廢立未嘗不詢訪公卿廣求羣議令上應天心下合衆生國

國之興衰
在此一舉

之興衰在此一舉冀乃召百官入議固等及杜喬皆欲立清河王

蒜冀曰太后策免回迎蠡吾侯志即皇帝位年十五太后猶臨朝

朱穆戒梁
冀

聽政○目大將軍掾朱穆穆為梁冀所薦戒梁冀曰願將軍專心公朝割

除私欲廣求賢能斥遠佞惡為皇帝置師傅宜得小心忠篤之士

與之參勸講授又薦种暠樂巴等冀不能用

胡致堂曰人臣之罪無加於弑君李固身位三公親聞質帝食餅腹悶得水可活之言而見梁冀斷不與水之事當

即討請太后出都前殿召三公中三千石列侯司隸期門羽林士八會中庭推舉尚食窮問崩故可以立得罪人致於廷尉凡

與謀者殺無赦焉自建明德策立清河不崇朝而漢祚復隆天下走矣雖梁冀久握兵權然事出倉卒既與為大逆名在弑君

李杜不明
春秋之義

以杜喬爲太尉

其下未必人服從出一紙詔書諭以逆順眾決不動計不出此方且伏屍號哭一再致書北三日間冀錄書已立則雖有仲尼之智周公之才亦無及矣吁可歎哉

尹遂昌

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國爲無人烏有大行
晏駕明知燒毒致禍而可付之不問者乎李固杜喬

諸人忠有餘而識不足不
明春秋之義死而無補也

表凡目

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周德合於乾位因引易戰于野之文其後適黃龍二見沛國冀遂以穆龍

戰之言爲應正齊源師以孟夏龍見請雩祭高那肱爲相驚問
龍見所在二賢皆躬位將相而粗鄙不學乃爾又唐侍郎蕭炆
讀伏臘爲伏獵炆者李林甫所引林甫寫弄璋爲弄麇讀林杜
爲杪杜何狡倭僂夫氣類相合耶若金合周之雀兒參政元赤
蓋之呼陳尙爲陳山可則荒夷鹵莽又奚怪也

孝桓皇帝

諱志字曰意肅宗曾孫初封參議吾侯質帝無嗣梁冀立之在位二十一年而崩壽三十六歲口是時

梁冀雖除五侯肆虐賢人君子忠憤激烈
幸成黨錮之禍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夫

鑑
丁亥建和

年夏六月以光祿勳杜喬字叔

爲太尉自李固之

漢桓帝紀

杜喬朝野
倚望

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惟喬正色無所回撓曲屈也由是朝野

皆倚望焉綱秋八月立皇后梁氏

九月京師地震喬以災異策免梁冀乃使馬融草奏誣杜喬李

固與妖賊劉鮪交通請逮按罪太后素知喬忠不許冀遂收固下

李公之罪
成於卿手

獄死於獄中吳祐責馬融曰李公之罪成於卿手冀使人脅李固

曰早從宜引使自決妻子可得金喬不肯遂收繫之亦死獄中冀暴固

喬凡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郭亮未冠詣闕上書乞收固尸

不報與董班俱臨哭不去喬故掾楊匡星行至洛守護尸喪上書

并乞二人骸骨太后許之匡送喬喪還葬遂與亮班皆隱匿吳祐

二公精忠
勁節

亦自免歸卒於家援張氏言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其視胡廣趙成非薄不翅如糞土也

胡致堂曰古之君子有不願受知公卿者既名知已則義難中絕於是進退死生有不合乎禮者矣李固之類殆與

李固之失與楊震比

李固不達大臣之義

吾儒進退

之良規

孤鳳鳴於

衆鳥之中

朗陵神君

荀氏八龍

慈明無雙

高陽里以之旌表

與楊震比又況梁商之賢不及鄧騭而固終身為其從事至於梁冀頑嚚凶暴繼父桀桤固尚居鼎鉞遲而不肯去豈非恃問生故吏可久於位耶雖有昌言至計崎嶇獻納竟無所就以致危禍忠則忠矣仁則吾不知也

尹遂昌曰

李固杜喬之死誠忠於漢者然冀負弒逆之誅二君官者哀其不達大臣之義也

趙雪航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實吾儒進退之室紀綱已壞二公抗節而不思引退徒以子然忠直之身與羣邪凶惡為敵正如孤鳳鳴於衆鳥之中豈能勝惡聲之鬪哉

端己丑三年

朗陵侯相屬河南確山縣

荀淑卒淑少博學有高

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宗師之在朗陵蒞事明治稱為神君

有子八人

儉緄靖壽汪爽肅剪

並有名稱時人謂之八龍

其六曰爽字慈明人言荀氏八龍慈

明無雙

頴陰令范康命其里曰高陽里

取高陽氏才子八人謂之八愷故更其里曰高陽以旌表

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淑為師以同郡陳寔為友荀爽嘗

今日得御
第

就謁磨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目寔出單微同郡鍾皓以篤行稱九辟公府年輩遠在是前引與

爲友皓爲郡公曹辟司徒府太守高倫問誰可代卿者皓舉陳寔

倫從之後爲太邱長修德清靜吏民追思之皓素與淑齊名膺歎

好學慕古
有退讓風

曰荀君清識難尙鍾君至德可師皓兄子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

磨祖太尉修以磨妹妻之參考

寔嘗詣淑長子修字元方御車次
子諶字季方駿乘孫羣字長文尙

幼抱車中至淑家八龍更侍左右淑孫或字文若尙幼抱置膝上
太史奏德星見五百里內有賢人聚謀之子紀問其父優劣於其

祖寔曰元方難兄季方難弟

問荀氏八
龍何如

丁南湖曰

龍以稱龍龍豈凡人比哉荀淑八子時人稱之曰荀氏

八龍慈明無雙吾考靖有至行不仕號元行先生特一隱逸之

賢耳爽晚年赴董卓之名未十旬而取卿相其餘六人史不立
傳想無足錄胡爲乎皆稱龍哉蓋好名者交
相題榜務在矜衒而黨人之禍此其作俑也

綱 庚寅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歸政二月崩

綱 封大將軍冀妻孫壽為襄城君孫氏宗親為侍中卿校郡守

者十餘人所在怨毒侍御史朱穆奏記曰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

輿而馳同舟而濟輿傾舟覆忠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自

安主孤時困而莫之恤乎宜時易守宰非其人者冀不納

綱 辛卯元嘉元年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大將軍冀罪詔以俸贖

自是臣朝賀大將軍冀帶劔入省尚書張陵叱出勅羽林虎賁奪

劔並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詣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百僚

肅然河南尹不疑嘗舉陵孝廉謂曰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曰明

府不以陵不才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書法

春王正朔萬國會同而冀帶劍徑又無人臣禮罪孰大焉獨陵劾之嘉舉職也而詔以俸贖大刑甚矣

不疑不與冀為昆弟會斥張陵之劾冀而史家又謂其

好經書不與冀和好是相才盾矣

李固下獄乃馬融所草其倚冀為自固之計者可矣豈

有小忤冀意即不免為謫者當時記

載實不得謂信也

申公憲以報私恩

報私恩

崔寔政論

綱冬十一月地震詔百官舉獨行之士獨行言守正而不依阿於人也鑑涿郡舉

崔寔謂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曰政論其辭曰凡天下

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浸衰而不知

濟時拯世之術在於補綻衣裳綻裂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

聖人執權

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俗人拘文牽古不達

權制奇偉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凡為天下者

自非上德嚴之則治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

孝宜明於

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奸宄之膽海內肅清天

孝宜優於

下密靜也如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卒以墮損威權始奪

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

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

達權救敝之理

事與世推移

為國之法似理身

與平梁肉

梁肉治疾

文帝以嚴致平

故聖人能與世推移

楚辭聖人不疑滯於物而與世推移

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

繩之約可復治亂秦之緒

上古結繩而治如亂秦之餘人澆漓又豈可治以結繩之政

干戚之

舞足以解平城之圍

舜舞千羽而有苗格若匈奴圍高帝於平城豈千羽之舞所能解以時勢異也蓋為

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

理治紛亂之藥

石也德教者興平

興起太平

之梁肉也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

也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

音也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恩寵假貸

於馬也

棄其轡馬駢其銜駢達來反銜脫曰駢家語云古者天子

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善馭人者一德

四牡橫犇所乘之駕也犇奔

同亂皇路傾險

皇大也方將拊勒鞅鞅以救之

拊音虔以木銜馬

韃音堅束也勒

豈暇鳴和鸞

鸞設於轡

清節奏哉昔文帝雖除肉

刑當斬右趾者棄市

趾足也

管者往往至死是文帝以嚴致平非以

寬致平也山陽仲長統仲長覆姓統名也嘗見其書歎曰凡為人

宜寫一通其首尾置之坐側

司馬公曰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

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好究得志紀綱不立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胡致堂曰人主尚嚴有司承望刑辟深切必至於民無所措手

猛殘則施之以寬非孔子之言也豈有仁人為政先致慢慢殘之弊又從而濟之乎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梟陶稱舜曰御衆

以寬仲虺稱湯曰克寬克仁乾之君德曰寬以居之孔子若子張問政曰寬則得衆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

方正學曰快意於一言或足以禍萬世發憤立一事或可以禍

者忿時君之柔暗則論柔暗之失而輕於持論非知道者也彼崔寔治以寬而亂豈理也哉周秦之效夫人之所能識也寔不察此

而極稱宣帝之賢夫宣帝竒以為明忍以為斷督責以為能高文景之澤竭矣元帝繼之稍失其術則漢因以衰非元帝之

高惠文景之澤竭

五經語孟之訓未嘗有猛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

崔寔矯一時之枉斯不易之常道